

摄影诗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葬我于泥土的芬芳

我要安安静静地睡觉了
天和地已经疲惫不堪
那么多暗淡的残红
是风雨过后唯一灿烂的华章吗
也有目光在爬行
让午后的时光在一地碎片的梦中
缓缓地歇息
而我,一定要与泥土共眠
葬我于血色夕阳中
最后的一抹凝重吧
我真的要安安静静地睡觉了



待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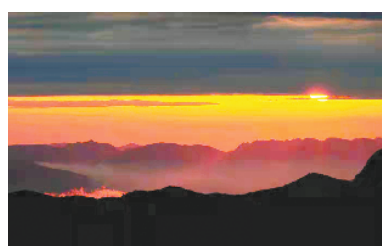
将一生一世的期盼
低垂而下
那是些柔弱温情的思绪吗
在与泥土最近的地方
培植梦想
等待着二月的春风

你这万条垂下绿丝绦的
楚楚精灵
你这碧玉妆成一树高的
纤柔向着岸边
一步一步爬行的目光
待我长发及地
必与你共度春宵
我在二月返青的枝头
苦苦等你回家的音讯



希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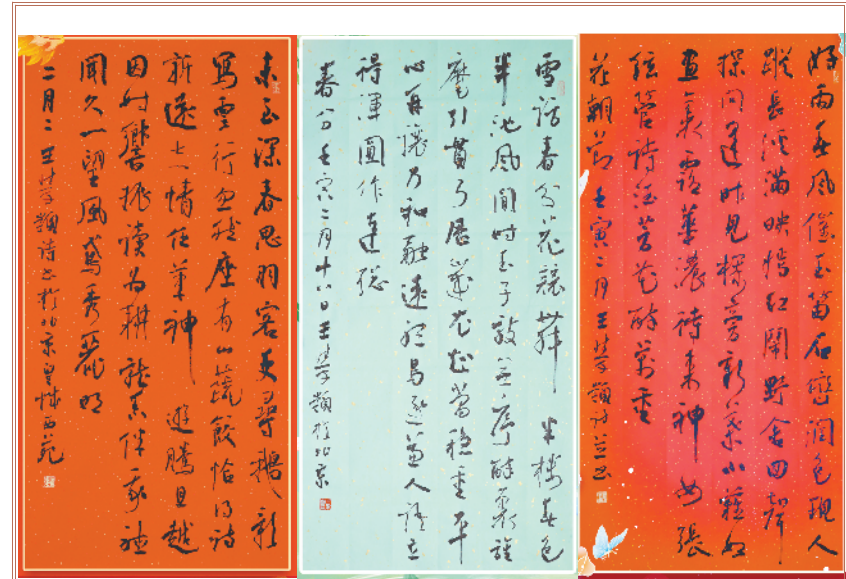
形销骨立成万千的柔姿
也可以料峭为三春的情影
为你伫立
为你喘息
回家吧,善良的人们在等你



有多少沉默的血在复活

一条河学会了沉默
那些流淌的血浆在岸上歌唱
夕阳淹没于一场热烈的
童话
我们就是在那个童话里
慢——慢——长——大

凝重的语言在蠕动中堆积
那是往事的回光返照
是刀枪的厮杀
最后的一抹硝烟褪去了
生与死的色泽
我们就是一条最真实的河流
歌声在暮色中目送一轮
昨天的太阳回家



二月二

王学岭

未至深春思羽客,
更寻鹅影写云行。
忽然崖有山蔬饺,
恰得诗新远志情。
任笔神游腾且越,
因时响振读为耕。
龙香伴我听闻久,
一望风鸾秀丽明。

春分

王学岭

雪访春分花竞舞,
半楼春色半池风。
闲时玉子敲无序,
醉里旌麾引贯弓。
历岁尤知当稳重,
平心再让乃和融。
远听鸟返兼人语,
立得浑圆作达聪。

花朝节

王学岭

好雨春风催玉笛,
石峦润色现人踪。
长溪满映嫣红闹,
野舍回声探问逢。
昨见栏旁新叶小,
难如画里露华浓。
待来神女张弦管,
诗酒芳花醉万重。

散文

永远跟党走

常加增

我今年已经80岁了,从教育战线退下来也已有20年了。我在学校里教学生写美术字。我的学生毕业以后,有的在乡镇领导岗位,他们知道我会写美术字,就推荐我到各乡镇书写墙体标语,这一下可点了我的“拿手好戏”。我积极响应,积极参与,发挥余热,也给我的退休生活增加了一些情趣。

去年春天,在全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淮阳区鲁台镇几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邀我去写墙体标语。我叫女儿给我打帮手,先后书写了周楼、花庄、韦楼等几十个行政村的墙体标语,得到各行政村群众的欢迎。淮阳区鲁台镇段寨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段贵勇的一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2021年3月11日一早,我坐女儿的电动车,带着书写工具来到段寨。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去过段寨,一路摸索终于来到村子。村子一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美好景象:通往村里的水泥路平坦、宽阔,一幢幢崭新的民居整齐地排列着,加上初春时节盛开的朵朵桃花,真像到了诗意江南。我用手机与段支书联系:“段支书,我是写标语的老常呀!”段支书听出我的声音,忙说:“好,好,终于把你盼来了,我马上到。”迟了一会儿,段支书来了。

面前的段贵勇书记,中等个儿,大约五十来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一张被阳光晒黑的脸,和当年的山西大寨书记陈永贵有几分神似。

我问段支书:“段支书,咱们准备写哪方面的标语?”段支书没有说话,他让我们父女俩来到村西一幢东西走向的村民楼房院墙跟前。这块墙是段支书提前几天叫人刷好的,洁白洁白的。我问段支书:“这里写什么内容呀?我在这听你的话,你叫写啥就写啥!”

段支书笑了笑说:“你就写‘永远跟

党走’这句话。永远跟党走,是我多年的心底话,也是俺段寨村民的心声。这几十年,段寨人民跟着党走,把一个贫穷的段寨村变成现代化的新农村,不跟党走,怎么会有段寨的今天,别斯文了,就写‘永远跟党走’这句话。”

我听了以后,觉得段支书真是一个对党忠诚、憨厚率真的好干部,跟着共产党走,真是铁了心的。

我对段支书肃然起敬。但在脑子里又想:这句“永远跟党走”是诚恳的,但一句“永远跟党走”不够完整。我又问:“段支书,你说的‘永远跟党走’固然是好的,我问你,你永远跟党走,还要干什么?”

段支书听了,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又急着说:“反正不管咋样,就是要跟着共产党走,你就写‘永远跟党走’。”

我看段支书十分着急的样子,又对他说:“段支书,你看这样行不行。”

段支书说:“说说看,我听一下,反正不能改‘永远跟党走’这句话。”

我说:“不改动。”

段支书说:“那该怎么写?”

我说:“段支书,你的‘永远跟党走’作为上联,我再给你补上下联,就是‘共筑中国梦’。”

段支书听了,摸着自已的脑袋,连声说:“好,还是你比我多喝了几瓶墨水呀!”

于是,我和女儿按照段支书的的要求,在雪白的墙壁上书写了“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十个综艺体大字,为了显示艺术效果,我还在标语边上增加了党徽、青山绿水简笔画等装饰元素。

段支书看到我的“作品”,高兴极了。他说,你这一写把我们村变得更美了。我说,不敢不敢,不过我相信,跟着咱的共产党,段寨的明天会更美丽。

小推车很实用,推着很方便。小推车共分三层,上面一层是沙发形状的,有扶手,可以推着走;中间一层是个储藏箱,可以放一些物品之类的;最下面一层是四个轮子,质量很好。买好后给父亲送回老家,父亲试用了一下,很是顺手,父亲高兴地对我说:“儿子,还是你们考虑得周全啊!”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一直推着小推车,走村串户,从村西头到村东头到处走走看看。累了就坐下歇歇,渴了就喝储藏箱里放的水,饿了还有小食品。小推车成了父亲的必需品、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直陪伴着父亲。每逢节日,我都会回老家看望父亲。一次临走时,父亲跟我说:“生了个车祸死,人生自然规律,等我死了,这个小推车就送给你姑父吧,他用得着。”我的姑父半身不遂,不能完全自理,靠拐杖行走。然而,没有想到父亲的小推车只用了五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按照父亲的遗愿,我把小推车送给了姑父,姑父又用了三年。姑父病逝时,我见到了父亲曾用过的小推车,触景生情,不禁落泪,想起了父亲朴实不平凡的人生,写成了四句打油诗:

父亲推车记心中,
辛苦劳累忙身影。
永远不忘养育恩,
下辈再续父子情。

父亲的小推车

何辉

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他的小推车。

难忘的记忆。1990年5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那年母亲66岁。我清楚记得,那年闰五月,而且是相隔8年出现一次。听老人们说,必须在去世后3天安葬。按照老家规矩,母亲下了葬。那一天,我泪如泉涌。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在家,望着空荡荡的院子,整天沉默不语。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我当时劝父亲,让他一块来周口,他说啥不肯,他说必须在老家守候三年。好在大哥、二哥都在老家,方便照顾他。1991年9月,儿子出生,给沉默不语的父亲增添了不少笑声。他看到帅气的可爱的孙子,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他到了周口,住上一个星期,还是回去,他说,不习惯城里生活。等到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去老家接父亲。开始父亲不愿意来周口,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勉强同意。我跟父亲说:“一来,你一个人在家,很是寂寞。二来,孙子幼儿园需要你接送。三来说,城里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好,你试一下,习惯了就好了。”父亲说:“如果不行,我再回来。”我说:“可以,按你的意见办。”父亲来到周口后,我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送孩子到幼儿园后,他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没想到,他来周口一住就是16年,与我们同

吃同住。周口的大街小巷,他摸的滚瓜烂熟,与小区的邻居和院内同龄人都成为了好朋友。聊家常、叙过去,很明显,父亲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我们都很高兴。冬夏春秋,一到换季,妻子就会给他添一些新衣服,把父亲打扮得像一位老干部。一次,二姐见到父亲说:“爹,我差点没有认出来你,还是城里好吧!”父亲眼里露出无法言表的自豪。儿子考上大学后,父亲说:“还是想回老家,你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吧!”我按父亲的意愿,把家里的房子建好,父亲很满意。看到父亲发自内心的高兴的样子,我又一次感到欣慰。只要父亲安度晚年,就是儿子莫大的幸福。

永远的心痛。父亲回去后,大概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身体一直很健康,虽说已是80多岁的老人,生活不仅能够自理,而且还能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零活。在大哥、二哥、二姐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生活很幸福,也很满足。一次,父亲患了重感冒,二哥想去给父亲拿些药,父亲说啥不肯。父亲说,自己

骑自行车到邻村诊所就医就行了。乡村医生很厉害,药到病除,头疼发热,几小包药便能治好病。父亲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好,看病也是自己亲力亲为,一个人去诊所。没想到,这次从诊所骑自行车到村西头,被一个学骑自行车的小孩碰倒,父亲重重摔在水泥地上,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疼痛难忍。二哥把父亲送到沙庄医院进行手术,做了半个月,病情没有好转,120急救车把父亲接到周口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在我们的强烈恳求下,医生全力抢救,终于把父亲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父亲神奇地好了起来,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半个月后,父亲回家保养。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父亲在家里养了整整一百天,仍然不能走路。我就到医疗器械门市部买了两根拐杖,父亲借着拐杖可以行走。在周口住了几个月后,父亲还是执意要回老家。我和妻子商量,周口有一家制作老年小推车的店铺,就给父亲买了一辆小推车。

香椿树

徐一峰

我生在农村,父母在周口市区教学,把我和三姐还有刚会走路的妹妹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

我已记不得哪一天开始记事,但我最早记得的就是老家里有两棵香椿树。院子挺大,但没有院墙,香椿树长在两间草房窗户的前面。奶奶曾经许多次给我讲起这两棵香椿树的来历。奶奶的娘家在当时周口东郊的郑洼村,离我们老家十八里地,香椿树是从她娘家移过来的,栽种时树苗比筷子粗一些。我记事的时候,香椿树已经是大树了,高一点儿的有小碗口粗,矮点儿的有锄把儿粗。奶奶把这两棵香椿树看作宝贝,一年四季都用破布和麻袋片把树干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邻家的猪羊啃坏了。春天,周围有小树苗长出来,她用破瓦罐或已烂得没有底儿的破筐罩着,然后再用树枝在周围扎上屏障,即使每年这样精心保护,但还是保不住,多少年也没有多留下一棵。那个年代,农村的穷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四季人们基本上没有菜吃。

春天里香椿叶还嫩时,奶奶舍不得吃,等叶子长大了,奶奶就用竹竿儿绑上铁钩每天采几片,拌点盐在石头蒜臼里捣烂,然后兑上水,用黑面饼子蘸着吃。村子里别的人家都没有香椿树,经常有人去我家讨要香椿叶,特别是来走亲戚的人,想要一些香椿叶拿回去招待客人,奶奶总是不让他们自己下手采摘,怕他们把树枝拉断了。因为香椿树,奶奶没少听闲话落不是。

我六岁以后,跟着母亲到周口市区上学了,妹妹也由父亲接来送到学校的郑洼村,老家就只有奶奶和三姐了,三姐在村小学读书。有一天,奶奶下地干活,放工回家先去她的香椿树,一看大吃一惊,气儿都出不匀了。原来,香

椿树的大部分树枝都被人折断偷走了。奶奶不光心疼我们自己舍不得吃的香椿叶,也很是谁把树毁得不成样子。奶奶不顾一上午的劳累,掂着小板凳,坐在自家院外连说带骂,喊了一顿饭时,当然都不是拜年的话了,只是出口气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上初中了,再回老家总是骑着自行车。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一年正月十五,我回老家看望奶奶,给她送些元宵。太阳离地平线还老高的时候,奶奶已经把元宵煮好了,她舍不得多吃,却给我盛了好多。我要走的时候,奶奶拿出一捆儿用破布缠着的五六根香椿树苗儿,要我带走,我接过来随手夹在自行车的后座

上。奶奶一再安排我,带回去栽的时候根下面要上点粪,封好土后别忘了浇水,路上别掉了……我嘴里答应着,出了院子骑上车就跑没影了。到家时,十五的月亮已经升上了天空,我下车看后面的香椿树苗,立刻傻眼了!后座上面破布还在,松散着,树苗儿却一棵也没有了。我下意识地搜寻周围,在自行车后轮的外侧竟然挂着一棵,是那棵最大的,它最长的一个根须缠绕在车轴上,所以没掉落。我虽然有些沮丧,但还是庆幸上天给我留下一棵,当晚就把那棵香椿树苗栽在院子里。

1971年初夏,奶奶病了,父亲向学校借了一辆人力车,安排我将奶奶接回来。我拉着车到奶奶家,奶奶让我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部装上车,并让我用铁钩子采摘了一大把香椿叶捎上。我把一床被褥铺在车上,锁上门。奶奶拿着一把破油布雨伞在院子里走走看看,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装车,最后看着那两棵香椿树,她把伞递给我,走到树旁把树干上的破布又缠了缠、绑了绑。

春日沙河上溯偶成

姚梦辰

波光粼粼河湾湾,
夹岸又镶黄金边。
绝是踏春好去处,
游人满蹊语喧喧。

白瓷亭上棋酣战,
黄童戏蝶芸苔间。
渡船悠悠往复摆,
河风乍起香满天。

等待,等待

高有鹏

不惧眼前屏住呼吸
眯起双眼 风沙弥漫
所有的树低下了秀美的头
与油黑的长发
闭上灿烂的花儿
水面没有涟漪
没有欢喜的鱼群
和雍容的白鹅 争唱的群鸭
我等待着 等待着
不躲不闪
一直前行
我坚信绚丽的阳光
敞开胸怀 放飞歌声
放飞春风 放飞春雨
唤醒大地
大地一定会重新滋润
绽开满世界笑脸
不惧眼前 屏住呼吸
星斗满天
四野静静的
耳畔,没有
东一声西一声的狗吠
高一声低一声的鸡鸣
一池的莲花满脸苦涩
飞来飞去的不是蜻蜓

也不是蜜蜂 也不是彩蝶
所有的鸟儿
都封锁了翅膀
我翘首远望四方
我坚信太阳升起东方
锣鼓 鼓声
和歌声
一定会泛起
春潮涌动
大地欢腾 歌声嘹亮
不惧眼前 屏住呼吸
任风雷滚滚 沙石铿锵
所有的琴弦都崩裂
歌喉嘶哑
任遍地遭灾
群鹤声声 群狼争嚎
静听天边惊雷
鼓动雄师百万
举起森林般的刀枪
重新迎来太平吉祥
满世界飞舞金色的歌唱
我坚信
春花一定会满世界开放
唤来人间无尽芬芳

三月惊雷

杨嘉欣

三月的春风拂过谁墓前的芳草
细雨的微幕中是什么润湿我的
眼角
脑海中间闪过的一幕幕画面
是青春的诉说还是壮烈的颂歌
你宛若昙花一现的生命
成就我一生的信仰
澄澈的湖水映照你灵魂的深邃
你让冰雪消融为雨
滋润万物生灵
你让枯木成荫为林
遮蔽世间风寒
你可曾看到你守护的世界如今

的模样
一切的一切因你而变得多彩绚烂
你听
人们在大街小巷呼唤着你的名字
你看
我曾渴望的盛世中国
我迷恋三月的微风和暖阳
更迷恋三月里的故事
你的精神如三月里的惊雷
让我们不忘过去 畅想未来
我们将思绪从遥远的过去拉回
至少我们都不会忘记你曾来过
你就是——雷锋